



【传忠书局刊刻】

曾文正公全集

曾国藩 著

李瀚章 编撰 李鸿章 校刊

〔第六卷〕

首卷·年谱·求阙斋日记类钞·家书

线装书局

版权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曾文正公全集：全 12 册 / （清）曾国藩著；李瀚章编撰．—北京：线装书局，2012.1

ISBN 978-7-5120-0454-2

I.①曾… II.①曾… ②李… III.①曾国藩（1811～1872）—全集

IV.①Z4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9875 号

曾文正公全集

作者：曾国藩

编撰：李瀚章

校刊：李鸿章

责任编辑：杜语高晓彬李津红

装帧设计：高欣彭彭

出版发行：线装书局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100009）

电话：010-64045283 64041012

网址：www.xzhbc.com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334.75

字数：6800 千字

版次：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书号：ISBN 978-7-5120-0454-2

定价：680.00 元（全 12 册）

目 录

曾文正公奏稿卷十六	1
曾文正公奏稿卷十七	35
曾文正公奏稿卷十八	74
曾文正公奏稿卷十九	101
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	137
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一	174
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二	206
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三	234
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四	261
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五	295
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六	323
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七	355
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八	386
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九	423
曾文正公奏稿卷三十	453

曾文正公奏稿卷十六

克复太平芜湖两城折 同治元年五月初三日

奏为水陆各军渡江夹剿，克复太平府城、芜湖县城，并克金柱关、东梁山各要隘，恭折驰陈，仰祈圣鉴事。窃自逆匪窜踞金陵，以芜湖为屏障，以东、西梁山为锁钥，尤以金柱关之伪城为关键。官军既克北岸之西梁山，贼于南岸三处，防守尤严。臣玉麟与曾国荃定计，必从金柱关入手，则芜湖与金陵老巢，横中截断，贼势乃孤。遂飭总兵李成谋于四月初五日，会督各营师船，由针鱼嘴驶进采石矶江口，焚船毁垒，率勇登岸，突薄金柱关伪城。万炮轰击。几将得手，以东梁山贼援大至，整队而还。臣等知该处地险城坚，非水陆并攻，不能制贼死命。乃将上游水师悉调赴裕溪口以下。二十日，曾国荃率马步十五营，自西梁山驾舟南渡，近逼金柱关下，沿堤结营。臣玉麟恐筑垒未固，贼将扰我陆师。乃派李朝斌带外江新右营，暨喻俊明、任星元、王吉，内河水师三营，从上游奋攻，以蹶贼后；派成发翔、邓万林内河左右营，暨王明山、万化林、郭明鳌、唐学发外江水师四营，黄翼升、阳利见、陈东友、张元龙、成俞卿、杨宏胜、王东华、蔡东祥淮扬水师八营，从下游环击，以遏贼前。曾国荃立营既定，料金柱关之贼有军牵制，不暇顾及太平府一路，乃率各营哨潜分队伍，卷旗疾驰。遥望贼在北门修卡，立即挥军掩袭，斩卡突进。贼方骇走入城。闭关不出。及我军涌进北门，群逆狂奔。驱出南门，截杀三百余级，遂复府城。盖贼不料官军越芜湖而先攻金柱关，尤不料甫抵金柱，遽袭郡城。此四月二十日，克复太平府城之情形也。是夜水师众营，轮攻金柱关，并未收队。二十一日，王明山率外江四营，先赴下游针鱼嘴一带。臣玉麟亲率成发翔、李朝斌、任星元、王吉、张元龙等，循堤周视：布垒若垤，中峙伪城，雄亘数里，未易猝攻。旋又瞭见曾国荃一军，已绕出三汊河上泗渡，对河而阵，鏖战方酣。遂相率还营，分水师为三队。以一队守定江路。以一队冲入内河，直逼塔下，以一队犖炮登陆，环城垒而轰。墙圯栋折，屋瓦皆飞。贼亦矢石如雨，蔽空而下。时近夜分，黄翼升、李朝斌、成发翔束草为炬，指麾督战。阳利

见、王吉带同弁勇，蛇行而进，将越濠沟，外委王有章中枪殒命。众军愈战愈奋，群以火箭飞射西门哨楼。贼于焰烈中冲突而出。各水勇跃上堤埂，短兵击刺，积骸满渠，即时攻复金柱关。而分拨黄翼升、成发翔、赖荣光、蔡东祥、张光泰、王东华、杨宏胜、张元龙等数营，乘风上驶，往袭东梁山。时值曾国荃陆军击退内河西岸之贼，引军来助。甫将伪城及三汊河上泗渡数十垒一律毁平。获大炮二百七十余尊，旗帜、刀矛万余件。而谍者又报东梁山经黄翼升、成发翔等一战而下，已移军进次芜湖。此二十一日连克金柱关、东梁山之情形也。先是芜湖贼目陈星斗、沈国万、陈太和、黄品来等经选用同知曾贞干密令黄润昌设法招抚，本有大兵临境，举众内应之约。至是金柱关、东梁山相继攻拔，芜贼已成孤注，正可乘其自疑而图之。二十二日，曾贞干自率所部将领及周万倬、刘祥胜新后，祥后等军，循江而进，逼垒立营。并会商李成谋决开堤岸，驶入小划，四面合围。适黄翼升、成发翔所统淮扬内河各水师，自金柱关乘胜飞桨而来。万炮同轰，声震天半。群贼内乱，弃垒溃奔。围而杀之，几无脱者。城贼惶惧失措，悉向官陡门、濮家店而逸。维时曾国荃亲督部队，蹶贼至戴桥地方。闻芜湖已复，揣该县逸出之贼，必折窜而东。一面令彭毓橘设伏于薛镇渡口，一面以轻骑追及于贾家湾，乘贼半济，突起奋截，杀毙甚夥。生擒二百名。贼乃转走护驾墩掠舟偷渡。李朝斌带各哨舢板自小花津横出截之。薄暮鏖战至三更，水师伤亡甚多，李朝斌不肯稍退。比及黎明，贼趋薛镇渡口，适为彭毓橘伏兵所败。除歼毙溺毙外，生擒至七百五十余名之多。释放面有刺字者，余皆骈诛。黄翼升击贼于清水河，俘馘亦以千计。芜湖、东梁贼党，漏网无几。此二十二日，克复芜湖县城，并追贼叠胜之情形也。王明山所带四营之赴针鱼嘴者，二十二日抵乌江镇。该镇对岸有烈山石垒二座，斜对九袱洲，为犄角之势。王明山带各船渡江逼垒，攻击逾时。垒中旗乱，我师各船分泊上下两岸，俟贼出垒，登岸截击，擒斩无算，立破坚卡。其九袱洲之上面，又有大胜关贼垒一座，炮船护之。王明山环攻逆垒，未遽得手。万化林将江中贼船，全行焚毁。垒贼大震，夺路狂奔。我军四面蹙之，

划平逆垒，夺获枪炮极多。此又王明山等攻克太平以下两卡之情形也。臣等伏查太平府属，莫要于芜湖一城，尤莫重于金柱关一隘。自攻夺此关，未逾三日，上下名城要隘，悉为我有。从此全局一振，上而宁国，下而金陵，均有可乘之机。除曾国荃、曾贞干不敢仰邀议叙外，此次尤为出力之员，相应缮具清单，吁恳恩施，以昭激劝。阵亡各将弁，俟查明另单请恤。其余在事出力员弁兵勇，可否容臣等查明奏奖之处，恭候训示遵行。所有水陆官军连克府县两城、沿江各要隘缘由，谨会同大学士湖广督臣官文、安徽巡抚臣李续宜恭折由驿六百里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议复王庆云漕督兼巡抚原奏片 同治元年五月初三日

再，臣承准议政王军机大臣字寄，同治元年二月二十三日奉上谕：“据王庆云奏，江北地当冲要，现在督抚分驻，鞭长莫及，请就近暂归漕运总督办理一折。据称：自苏、常失陷，巡抚以下驻扎上海偏隅，与江北各属道途中梗。而守令之升调，与夫钱谷刑名，仍须禀详江苏巡抚核办，辗转需时。其公事之棘手，不问可知。曾国藩统领全师，兼顾浙、皖，恐不暇注意地方。都兴阿等运筹军务，于吏治民生，亦无暇讲求。守令功过不明，何以整顿地方，保卫完善？现在南粮未能挽运，漕运总督公事无多，请颁给敕书，令其巡抚江宁布政司所属地方，仍兼办全漕事务。并于各属适中之地，设为省会。将江宁藩司暂移江北。两淮运司兼办江北刑名、驿传事件，与漕督、藩司同驻一城。地方公务，均归漕督办理，无须复归江苏统辖等语。著曾国藩、都兴阿体察情形，悉心会议具奏。原折著抄给阅看等因。钦此。臣查王庆云所奏，尚系咸丰十年苏、常初失时情形。至十一年春间，上海粗定，江北各属与巡抚衙门文报常通，纪纲渐立。逮安庆克复以后，苏省官绅纷纷来臣处请兵，设立水驿，专用轮船递送文书，往返不过旬日。李鸿章抵沪以来，声息不隔，呼应尤灵。凡总督衙门应办事件，臣尽可照常管理，未敢将地方公务，概行废阁。臣于上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复奏折内，即建议巡抚宜驻镇江，钦奉谕旨俞允。嗣因苏人以重价雇船来迎李鸿章先赴上海，以答輿情。俟料理就绪，即当速移镇江，以

符原议。论江苏之幅员，苏州偏于南隅，淮安偏于北隅。惟镇江居适中之地，而又扼形胜之区，于军务、地方两者，俱可揽其全纲。自应仍照旧制，责成新任抚臣李鸿章，统筹兼顾。溯查咸丰四年，皖江南北，贼氛中断。廷臣请设皖南巡抚，部议以窒碍而未行。该尚书王庆云请改漕督为江北巡抚，另设省会之处，事同一律，应请毋庸置疑。所有遵旨会议缘由，谨会同江宁将军臣都兴阿附片复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派员办广东厘金片 同治元年五月初三日

再，臣前奏请简派大员督办广东全省厘金，解济江、浙军饷。三月二十七日奉寄谕：广东厘金，现派晏端书督办。并谕令由海道前往，以期迅速。即着曾国藩遴委贤员，随同赴粤办理等因。钦此。

又三月二十九日奉寄谕：耆龄奏交卸抚篆、调练筹饷一折。该抚遵旨赴闽，亦专为援浙起见。所请抽厘济饷之处，自应准其试办。惟同一江、浙军饷，同一广东厘捐，而耆龄办之于始，晏端书筹之于后，一事两歧，恐有事权不一之患。着晏端书恪遵前旨，迅由海道驰赴广东，与劳崇光将一切厘金事宜，妥商筹办。其江、浙、皖省之饷，与耆龄援浙所需，应如何分别筹解及归并报销之处，并着与曾国藩、耆龄函商妥议具奏等因。钦此。

仰蒙皇上俯念饷需紧迫，指示周详，曷胜钦感。晏端书何日起程赴粤，尚未接其来信。抽厘经始之际，诸事纷繁、必须廉正明干、熟悉厘务之员，随同办理。拟派在籍布政使衔江西即用道黄冕、江西赣南道李瀚章、按察使衔记名道赵焕联、补用道蔡应嵩即日驰赴韶关，创议规条，部署一切。又派湖南补用知府颜培薰、前署江西庐陵县丁日昌、前署江西余干县陶庆仍随同前往，分赴各卡，妥立章程。其广东官员中，拟派粮储道蒋志章会商妥办，虎门同知吴赞城随同经理。此九人者，类皆才识闳远，条理精详。总期涓滴归公，无病于广东商民，有益于江、浙军务。其如何分解之处，臣已函商晏端书，应由该副都御史于抵粤后，会商具奏。谨附片陈明，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官军水陆并进叠克要隘驻军雨花台折 同治元年五月十七日

奏为官军水陆并进，叠复秣陵关、江心洲等要隘六处，围逼金陵，驻军雨花台。恭折驰陈，仰祈圣鉴事。窃自水师陆师渡江夹剿，攻克太平、芜湖两城，江岸数隘，臣等于五月初三日会奏在案。旋报丹阳镇大股贼党因薛镇战败，焚粮宵遁。江苏藩司曾国荃于四月二十八日率所部各营，乘胜前进，破周村卡，遂驻江宁镇之板桥地方。熟察形势，必从大胜关、三汊河下手，陆师乃有运粮之路，水师乃有立营之所。然横距三十里外，尚有秣陵一关，环水巍峙，金陵之雄镇，亦大胜关之右辅也。贼备未严，是可袭而取之。五月初一日，曾国荃引军驰抵关下。毁垒杀贼，转战无前。守关贼酋汪伍登、尚彪、周兰璧等举众献关，得驴马二十一匹，收降卒四百余人，余悉解散。仍飞饬前队十二营，进大定坊，绕出三汊河后，紧逼大胜关，编木作桥，为诘朝进攻计。初二日，曾国荃派拨军士，先伏桥边，而以后队六营卷旗疾进，将谋合围。贼见我军抄后，惧为长围所困，乘夜纵火，弃巢而走。公字、敏字、义字、长胜等营，逾桥追袭，戮贼数百，遂夺大胜关。三汊河两垒，平之。此五月初一、二等日攻复秣陵关、大胜关、三汊河之情形也。维时臣玉麟驻师金柱关，闻曾国荃悬军深入，恐其为贼所乘，急约提督王明山，率水师各营分载和州守卒，渡江策应。甫由烈山驶近头关，适曾国荃亦于初三日昧爽整旅而来，薄关下寨。众水勇于狂风巨浪中排炮迎击，无或少休。陆军乘之，立拔头关。过此以往，则为江心洲，坚大石垒，倚洲双耸。对岸贼众如麻，臣玉麟会同王明山亲督万化林、王吉、成发翔、郭明鳌、唐学发、陈百向、喻俊明、彭楚汉等八营，直逼洲次，飞炮入垒。贼亦穴墙还击，群子蔽天而下，士卒伤亡，裹尸更进。战至日晡，各勇挟火具登岸，蛇行芦苇中，逼垒纵焚，燎及芦苇。一片火光，江面人声，喧若鼎沸。我军振臂齐呼，跃入贼墙，烧薙群丑，扑火、溺水，横塞江流。贼船百余号，贼炮数百尊，悉为我有。登岸水勇，仍上师船，鼓桨飞行，并夺蒲包洲，遂泊金陵之护城河口。曾国荃由陆路倚护水师，驱军直入，逼扎雨花台，距城不及四里。城贼数来窥犯，辄行击却。此初三日，

连复头关、江心洲、蒲包洲之情形也。臣等查金陵城大而坚，未易猝拔。前向荣和春等，屯兵七万，历时八年，师老无功。此次水陆兵数仅逾二万，虽滨江重险，先后攻夺，尚难遽为仰攻之策。应俟曾贞干六营，多隆阿一军，增调到防，再筹大举。所有出力将弁兵勇，可否容臣等归于太平、芜湖案内，择尤奖，出自恩施。所有水陆各军叠复沿江要隘，围逼金陵缘由，谨会同大学士湖广督臣官文、安徽抚臣李续宜，由驿陈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参革陈由立等折 同治元年五月十七日

奏为特参私行远扬之将领，请旨革职，以肃军纪事。窃提督衔记名总兵福建延平协副将陈由立，前奉谕旨飭赴河南军营，当以围攻青阳正紧，经臣奏留鲍超原营，随同进剿。钦奉谕旨允准，转飭钦遵在案。兹据鲍超呈称：“该员留营以来，不知感奋。辄因上年有降补守备郑阳和藉故告假，私往湖南投效，统带多营之事，相形见绌，遂生觖望。竟与记名总兵余大胜，先后托病请假。始在大通养病，旋赴湖北就医。且甫离营，次即遣人潜诱哨弁，摇惑军心，相率扬去。现闻尚在湖南一带。呈请将陈由立、余大胜、郑阳和奏参，并将本年随同陈由立扬去之李殿华等十六员，随同余大胜扬去之吴太等九员，上年随郑阳和扬去之游击龙德亮等三十八员，一并参革！”等情前来。又叠准湖南抚臣毛鸿宾来咨：郑阳和已令带勇千余，防守边境。河南抚臣郑元善来函：陈由立已行抵河南，仍委令赴湘，募勇三千各等因到臣。伏查该员陈由立起自勇丁，曾不数年，保至总兵，加提督衔，补授副将实缺，职位不为不崇。余大胜、郑阳和，亦均保至总镇，受恩不为不渥。与鲍超相从日久，同甘共苦，乃并不具稟候批，因假离营，任意远颺，实属大干军令。若不严行惩办，则此风一开，以军营为传舍之地；以投效为遁逃之藪，流弊甚长，关系极大。相应请旨将提督衔记名总兵福建延平协副将陈由立、记名总兵尽先补用副将余大胜、记名总兵降补守备郑阳和一并革职。并请敕下湖南抚臣撤去郑阳和带勇差使，查明陈由立、余大胜等，均不许招勇立营，不许逗留境内。派员押回皖南原营，责令立功自赎。其被诱颺去之李殿华，吴太、龙

德亮等受人指喉，从宽免其参革，亦令回营效力。仍求皇上通谕各路军营，于外来投效将弁，非有统兵大员移咨文件，概弗准留。庶可惩跋扈之风，而杜效尤之渐。除将陈由立副将札付送部注销外，理合恭折具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遵查冯子材兵勇滋闹情形片 同治元年五月十七日

再，臣承准议政王军机大臣字寄，同治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奉上谕：

镇江防剿，最关紧要。冯子材在镇日久，熟悉地方情形。且逆匪屡次扑城，尚能抵御。是以令其暂缓赴沪，仍留镇江督办军务。若如海全所奏，冯子材于所存捐项，并不随时支放口粮，以致兵勇哗然，扬言抢掠公署，尚复成何事体！都兴阿驻扎江北，去镇城甚近，自必确有所闻。前请将冯子材调赴上海，但云上海无带兵之将，而于冯子材有褒语无贬词。着都兴阿将海全所奏各情，先行据实驰奏。若果如海全所奏，冯子材抚绥兵勇未能帖服，即着据实指参，毋庸有所顾忌，知而不言，致滋貽误。并着曾国藩将镇江兵勇滋闹情形，及冯子材有无存钱不放情事，确切查明，另行据实具奏等因。钦此。

臣遵即恭录谕旨，咨由署江苏抚臣李鸿章派员前往，确切密查。兹准查复：该委员常州府知府薛书堂驰抵镇江，遍访商民，佥称赍米抢掠，实系镇营兵勇滋事。惟群起争夺之时，众口哗噪，亦难保无江北兵勇在内。迨冯子材派兵查拿，海全袒护部下，派队抵御，彼此生隙，尽归罪于江南兵勇，系属实情。至都天庙厘金一项，经前后各委员收放，均属有案可稽。该卡自上年十月起，全归筹饷总局抽收。至十二月，仅将货捐一项改归冯子材派员经收。为数寥寥，远不逮总局全收之多。该兵勇未知底细，以为同此一卡，前盈后绌，妄生猜疑，谓冯子材存钱不收，系属臆度之词等因前来。臣复加察访，自二月以后，镇江饷缺如故，而兵勇亦未闻续有滋扰情事。则前此谓统帅存钱不放，由于妄生狐疑，理尚可信。所有遵旨飭查缘由，理合据实复陈，伏乞圣鉴。谨奏。

近日军情片 同治元年五月十七日

再，近日军情。自伪辅王杨七麻子退回宁国后，浙东之贼势稍松，江西之边防亦固。伪侍王尚在衢州一带，左宗棠分兵留守开化马金街，以固徽、婺之防，亲率马步各营赴衢剿办。刘培元所部，已由玉山入浙，仍俟蒋益澧大队到防，方可由衢严两郡分道而进。鲍超一军，于初四日大获胜仗，攻克寒亭，管家桥等处贼垒。移营进扎，节节阻战，尚距宁郡十余里。据江苏候补府赵炳麟禀称：探闻湖州于五月初三日失守，鲍超以宁国贼势太重，万难抽兵援湖。李楚材间道赴援，不知何处梗阻，亦未赶到。臣一闻此信，且愧且愤。俟探明确实，续行具奏。曾国荃一军，由太平下逼金陵，本得建瓴之势。惟该城前此数年，围师七万。此次兵仅万余屯扎南面一隅。洪逆见惯不惊，似无框惧之情。臣拟调多隆阿一军前往会剿。趁此军威极盛之际，四面猛攻，当可得手。此时各省多故，处处须兵。臣愚，谓宜以全力会办江南，先复财赋之区。克一城，有一城之利，拓一里，取一里之财，究竟远胜于他省。但使每年能解苏漕百余万石、淮课数百万两进京，俾户部稍资周转。京师根本之地，有恃不恐，则各省可次第剿办矣。俟函商官文，多隆阿，定议行之。除鲍超初四之捷，另行奏报外，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鲍超军进攻宁郡平逆垒折 同治元年五月十九日

奏为鲍超一军进攻宁郡，破贼于寒亭、管家桥等处，诸垒悉平。恭折驰陈，仰祈圣鉴事。窃浙江提督鲍超统率马、步各军，于四月二十五日由青阳拔队前进，甫抵青弋江，结筏东渡。谍报伪辅王杨逆纠众十余万，坚守宁国府城；伪对王洪逆一股，屯聚团山，图犯芜湖、南陵等县；伪卫王杨雄清一股，驻扎寒亭、狮子山，分扰梅家店、管家桥一带，以阻进兵之路。鲍超知贼势方盛，未可猝撄其锋。乃于抱龙冈隔河布营，浚治墙濠，不遽出战，以懈贼心。仍带各营哨，循山径而入，勘明地势。于五月初四日先遣刘玉堂、吴胜芳二营，黄庆、唐仁廉、李文益三营，潜度山冈，分道设伏。复饬周有胜、马胜奎所部，进薄寒亭，散布队伍，诱贼出垒。鲍超亲督将士，绕越翟村、木瓜桥涉浅过河。令总兵娄云庆、刘顺隆、王衍庆诸营，突从左路进；

以韦志俊志字四营继之。令宋国永、谭胜达、熊铁生诸营，突从右路进，以翦炳南、段大有两营继之。维时寒亭之贼，方以周有胜、马胜奎孤军深入，绝无后援，可吞而取也，遂出巢猛斗，益逞梟悍。瞥见左右两路大军掩至，正在傍徨却顾，乃附近村落中，群贼响应，拥众齐出。排列山梁，数逾四万。鲍超遂令颜绍荣、陈得胜、杨镇魁等腾蹕而入，直捣中坚。纵横荡决，将弁颇有损折。明兴、伍华瀚以骑队抄出管家桥，先剪其右翼。宋国永、谭胜达、娄云庆、刘顺隆、王衍庆、熊铁生等横跃入阵，冲贼数段，不复成伍。适山冈后伏兵亦发，扼断归路。唐仁廉擒伪顺天安杨民清、伪抚天福黎奉民于阵。马胜奎、周有胜乘势抢过寒亭浮桥，径取护桥二垒毁之。贼乃负创惊溃，众军追袭二十余里，将寒亭、管家桥、梅家店直至狮子山贼馆数十处，贼垒三十五座，同时踹平。一路毙贼六千有奇。杨雄清纠合零匪，遁回宁郡。臣查宁国一城，屏蔽苏、浙为贼与我所必争之地。近日南岸连克数城，败贼多萃于此。闻逆党聚至二十万之多。臣深以兵力单薄为虑。自有此捷，则已复之数县，贼或不暇复萌窥伺。而我军节节进攻，围逼郡城，亦渐有可乘之隙。除仍檄令速筹攻取外，此次阵亡将弁十八员名，另缮清单，应请敕部从优议恤。所有官军击贼获胜，剿平寒亭、管家桥等处逆垒缘由，谨缮折由驿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黄翼升署江南提督片 同治元年五月十九日

再，臣钦奉寄谕：署提督曾秉忠于洙、涇剿贼挫败，本日已明降谕旨，将该员革职，飭令赴该大臣军营效力。江南水师提督职任紧要，俟曾国藩所派之带兵大员到后，即令接署，以资得力等因。钦此。

臣查江南营务废弛，提督一缺，须有久历戎行、威望素著之人前往署理，方足以资整顿。查有提督衔已保记名提督淮扬镇总兵黄翼升，朴诚果敢，爱士耐劳。自咸丰十年七月间，经臣奏派与李鸿章共带淮扬水师，蒙先皇帝简授今职，屡著战功。现在统带师船，于本月十二日驶过金陵前赴镇江、上海一带，应遵旨令其接署江南水师提督员缺。

松、沪各军，悉归节制，必能与李鸿章讲求军事，相与有成。是否有当，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谢弟国荃优叙贞干加勇号恩折 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

奏为恭谢天恩，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五月初一日，接准兵部火票递到同治元年四月十六日内阁奉上谕：曾国荃等宣力戎行，连克要隘，洵足以褫贼魄而快人心。头品顶戴江苏布政使曾国荃，着交部从优议叙。候选同知直隶州知州曾贞幹，着赏给迅勇巴图鲁名号，以示鼓励等因。钦此。

臣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讫。伏念臣同胞既翕，异数频叨。曾吁金陵未克以前，不敢再邀渥泽，岂期玉陛酬庸之典，复蒙迭沛殊恩，录毫末之微劳，命勋曹以优叙；勗肤公之迅奏，赐勇爵以嘉名。天语弥温，臣心增惧。曾涓埃之莫报，实感悚以交并。臣惟有督饬臣弟等，乘胜进攻，克期会剿。勤以补拙，慎以图功。集四七之将材，同收六代虎踞龙蟠之地；宣九重之恩德，一慰三吴水深火热之民。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缮折，恭谢天恩。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议复兼摄通商大臣折 同治元年六月初六日

奏为遵旨筹议，恭折复陈，仰祈圣鉴事

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九日，承准议政王军机大臣字寄，五月十七日奉上谕：前因薛焕熟悉外国情形，谕令以头品顶戴充办理通商事务大臣。并叠谕将洋人协剿诸事，会商新署巡抚李鸿章妥为经理。兹据薛焕奏，南洋通商各口事，隶将军、督、抚监督办理。若专设大臣统辖，地方较多，鞭长莫及，事势亦多格碍。该大臣稽察税务，多属具文。而一切办公经费，以及书吏、差役等项经费，均需添设。糈禄虚糜，于事无益。请即裁撤，各归本省督、抚、将军经理。并片陈：长江通商，事属创始。必须平时勋望隆重，乃能慑服远人。请于官文、曾国藩特简一员兼领其事各等语。南洋通商大臣，本系道光年间经耆英等议定设立，以为交涉事件，在外商办之计。迨英、法各国公使驻京后，一切紧要之件，均由总理衙门办理。其余关税事务，则由管关之监督道员，会同各国领事官经理，仍由该省将军、督抚稽察，已足以资控

驭。上海虽为各国汇集之所，而所设只有领事官。若该道办理得宜，巡抚妥为稽察，则诸务已有责成。所请裁撤之处，洵为因时制宜。钦差大臣，本系改为两江总督兼摄。曾国藩威望远著，为外国人所慑服。长江通商事务，由该大臣经画，自能措置合宜。惟前因曾国藩办理军务，在江面布置，昕夕不遑。若再任以通商事务，非所以示体谅。现在江面肃清，应如何妥为兼筹之处，即着酌量情形，迅速具奏。薛焕所称南省宜以督抚兼领。其驻扎之地，须离洋人稍远，办理方可顺手。倘李鸿章驻镇以后，能否兼顾无误，曾国藩从前曾经议及，并着一并详筹奏闻等因。钦此。

仰见皇上循名责实、因时变通之至意。臣才识凡庸，于西洋通商事宜，尤未谙究。第就各省海口论之，则外洋之通商，正与内地之盐务相同。通商系以海外之土产，行销于中华。盐务亦以海滨之场产，行销于口岸。通商始于广东，由闽、浙而江苏，而山东，以达于天津。盐务亦起于广东，由闽、浙而江苏，而山东，以达于天津。通商之有五口大臣、三口大臣，犹盐务之有两淮盐政、长芦盐政也。通商之有监督关道，犹盐务之有运司盐道也。通商之综，汇于总理衙门，犹盐务之综，汇于户部也。通商惟长江交易最广，以汉口为都会，亦犹盐务惟两淮引地最广，以汉口为都会也。今薛焕请裁南洋通商大臣，归并地方，亦犹道光十年陶澍请裁两淮盐政，归并总督也。以南洋之广，设一大臣统辖江、楚、苏、浙、闽、粤六省数千里之远。薛焕所称鞭长莫及，诚属实在情形。所有广东、福建、浙江三省，应遵此次谕旨，即由监督道员经理，将军、督、抚稽察，已足以资控驭。至长江深入腹地，路远事繁，臣窃以为当分别办理。自轮船入鄂以来，洋人踪迹，几遍沿江郡县，或传教于僻壤，采茶于深山。违一言而嫌隙遽开，牵一发而全神俱动。关道以洋人恃其凶横，而不敢谁何。督抚以洋务非其专责，而不肯深究。势必至睚眦小忿，皆取决于总理衙门。道途太远，后患孔长。且立法之初，当规久大之计。柔远之事，必择专精之人。今日求一二精于洋务者，尚难其选，而谓此后数十百年，沿江两督四抚，一一求精于洋务者而为之，岂可得哉？臣愚谓此缺似不可裁。

宜改为长江通商大臣，专办滨江四省中外交涉事件。或驻镇江、金陵，或驻汉口、九江，添设官属书役若干，廉俸经费若干，应请敕下总理衙门会同该部核议。其汉人洋人之大小词讼，在沪、在鄂之正、子各税，何者由通商大臣专决，何者归总理衙门核复，亦应与驻京公使熟议。其北洋三口通商，事同一律，均宜讨论职掌，永定章程。区区愚见，盖为数省计久长，非为一人图推诿也。

至两江总督一缺，统辖三省，文武兼管。漕、河两端盐务，又其专责。即在承平之际，干济之才，已觉竭蹶不遑。况以微臣迂钝之质，又值发逆糜烂之余，夙夜忧惧，颠蹶实在意中。不敢因偶尔之战胜，倘来之虚名，遂自忘其丑陋。军务未竣之前，臣实不能兼办通商事件。署抚臣李鸿章资望尚浅。军事方殷，亦于洋务不甚相宜。伏求皇太后、皇上曲赐鉴谅，臣等幸甚。倘蒙天恩另设长江通商大臣，则所辖地方，有关涉洋务者，臣仍当悉心筹画。公家之利，知无不为。昔年两淮盐政未裁之前，江督亦有缉私督运之责，湖广亦有查引督销之责。今于通商，推其意以行之。官文总理于上游，臣则稽查于下游，不敢因别有专员，遂尔置身事外，上负圣主委任之意。所有遵旨迅速筹议缘由，恭折由驿六百里复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近日军情片 同治元年六月初六日

再，近日军情。嘉定、青浦两城，被发逆巨股围攻，洋兵力不能敌，退至上海，逆焰弥炽。李鸿章所派湘、淮各勇，驻扎虹桥者，被发逆四面围裹。李鸿章亲往援救，二十一日，内外夹击，获大胜仗。惟贼氛环逼，李鸿章目下断不能移驻镇江。杨载福于二十三日到达后，旋至舒城，与李续宜会晤一次，再行驶往金陵，筹商战守事宜。曾国荃围金陵之师，于五月十二、十三日，在雨花台获胜一次。惟地面太宽，兵力太单。多隆阿又统兵入陕，不能践东下会剿之约。近闻伪忠王苏州大股，将援金陵。陆路孤军深入，旁近无劲旅援应，颇为可虑。而今年上游两岸，气势百倍，金陵失此可乘之机，又成持久之局，尤为可惜。鲍超一军于十五日进攻宁国之抱龙冈等处，连平贼垒，获一大胜。已逾敬亭山，三面围逼。宁国贼多粮少，当可得手。除鲍超、

曾国荃两处详细战状，容臣汇案续报外，谨先附陈梗概，伏乞圣鉴。谨奏。

议复调印度兵助剿折 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二日

奏为遵奉谕旨，妥议具奏事。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九日，承准议政王军机大臣字寄，五月十七日奉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据崇厚函称，询据英国领事官吉必勋声称，青浦、嘉定二城发逆大队涌至，华尔察看情形，难以抵御，现在退回上海休息。有另调印度兵来秋间大举之说。崇厚拟请许其兴兵，约其助剿，以收有用之效。该王大臣等虑及外国兵入内地攻剿，不特得一处代守一处，足为中国腹心之患；即得一处，焚毁一处，如嘉定、青浦二城，亦实为地方疮痍之灾。东南蹂躏不堪，何可再受外兵之扰？请飭曾国藩等于外国兵未到之先，激励三军，将苏杭要地先行收复，否则设法防范或与印度兵同力合作，不致滋扰等语。借兵助剿之议，叠经曾国藩等先后复奏，叠称有害无利。前因上海吃紧，英、法两国帮同战守，是以姑示羁縻，未经阻止。该两周与发逆仇隙已深，若径调大兵分路进攻，翦除发逆，固属大快人心。惟若尽如嘉定、青浦之势，则利不偿害。且恐守以西兵，运掉不能由我，为患曷可胜言！现在江南之师，连克名城，已成破竹之势。曾国藩函致总理衙门，拟令黄翼升统带水师，由松、沪直入太湖，以为进兵之路，甚合机宜。着该大臣即乘此声势，督飭各军，进逼金陵，迅图克复。李鸿章将上海事宜布置后，亦即赶赴镇江，由句容一路会师进剿。两路夹攻，可期得手。若金陵既拔，则苏常势必瓦解，官军可一鼓成功，各要地均为我有，自可杜外国覬觐之心。即届时调兵前来，见我兵既已得手，则无所更用彼力，自必废然思返。万一金陵尚难遽拔，而印度大队已到，应如何豫筹兵勇，以备临时会同攻取，不致授柄于彼之处，著曾国藩等会商妥议，总期防患未然，免致临时失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原折片，均著钞给阅看！”等因。钦此。六月初九日复奉五月二十五日寄谕：“近闻洋人因官军进取金陵，拟拨轮船，前来助剿。好胜争功，是其故态。若必待西兵会剿，将来攻克金陵后，必启其轻视之心，该大臣等，务当激励各军，乘此破竹之势，

进逼金陵，迅图克复。毋令洋人以助剿为名，转致另生枝节”等因。钦此。伏查咸丰十年十月，蒙先帝垂询俄、法两国助剿之事，臣复奏以为“当许其来助，而缓其师期”。本年三月蒙谕旨垂询英、法两国助剿之事。臣复奏以为“同防上海则可，借攻内地则不可。洋人若先攻苏常，臣处无会战之师；若克复城池，臣处亦无派守之卒。定议于先，或不致责怨于后。”等情奏明各在案。兹复钦奉谕旨以印度兵来，秋间大举，飭令会商妥议。臣函商左宗棠、李鸿章等，据左宗棠复函云：“青浦、嘉定二处发逆麇至，夷兵遽遁。夷人之畏长毛，亦与我同。委而去之，真情毕露。断无起印度之兵，助剿此贼之事。岛人借助剿为图利之计，借起兵为解嘲之词耳。兵头纵有此意，国主未必允许。印度纵有兵来，其数未必能多。”据李鸿章复函云“官军自二十一日虹桥大捷之后，洋兵待我兵敬礼有加。提督何伯来营会晤，词意和顺。然窥其中若有不足者。青浦、嘉定之退，不免羞恚。自云须八月后，调大英兵来恢复青、嘉，该提督始能回国。并无调印度兵来之说。”臣查西人天性好胜，睚眦小忿，不肯甘休。青浦、嘉定之挫，既羞见侮于发逆，尤虑见轻于天朝。其兴兵前来报复，系属意中之事。惟英、法旧例，兵谋会议于众国，兵费征敛于众商，非一人所能为主。青、嘉一退之羞，不至遽触大众之怒国主未必因此而大举，商贾未必因此而加征。其兵数必不甚多，亦可悬揣而知。崇厚既有所闻，似宜由总理衙门与驻京公使查询确实。然后申大义以谢之，陈利害以劝之。中国之寇盗，其初本中国之赤子。中国之精兵，自足平中国之小丑。姑无论本年春夏连克二十余城，长江上下肃清三千余里；发逆无能久之理，吴、越有可复之机。即使事机未顺，贼焰未衰，而中华之难，中华当之。在皇上有自强之道，不因艰虞而求助于海邦；在臣等有当尽之职，岂轻借兵而贻讥于后世。此所谓申大义以谢之也。粤匪行径，本属无赖之贼。青、嘉两城尤属至微之事。英国若征印度之兵，为报仇之役；多调则胜之不武，少调则不胜为笑。徒使印度军士支领英国之饷银，蹂躏中国之土地。上不利于国主，下不利于英商。不如早议息兵，俾松沪免无穷之扰，即英法省无穷之费。此所谓陈利害以劝之